

## 本报专访

## 丁捷：像咏叹大海一样咏叹如东的前世今生

长篇非虚构作品《望洋惊叹》近期推出

本报记者 何晶

在南黄海海岸线上，有一处笔直延伸入海的触角，那是江苏南通如东人向海图强、以地方精神铸就的地标——洋口港。近日，作家丁捷的长篇非虚构作品《望洋惊叹》推出，他以文字触摸如东世代子民的精神脉络，捕捉建设发展时空里的无数生动细节，从具体的人入手，将如东人几千年与自然的相处、抗争，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奋斗、拼搏，二十年洋口港建设的奉献、坚韧，一一道来。

在丁捷看来，《望洋惊叹》是受如东“辟我草莱”精神感召而来的一次创作，但他并没有去找几个词汇明确概括和定义南黄海人的精神，这种精神弥散在整部作品之中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“他们就成了大海本身，他们嵌入了大海的肌理，与大海血脉相通，大海的性情也是他们的性情”，而正是蕴含在内里的精神气质，使他们创造了“洋口港”这样的奇迹。

**记者：**《望洋惊叹》是一部关于江苏如东洋口港前生今世的长篇非虚构作品，开篇以如东之地的起源故事为引子，由此牵出如东“辟我草莱”的精神，而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今。是怎样的契机促使你写这部非虚构？而“辟我草莱”的精神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与你的写作同构，进而写出这样一部扎实厚重之作？

**丁捷：**“洋口港”开发建设20周年，取得了一些成就，这是地方政府要向全社会提交的成绩单，如东方面的本意就是用一部报告文学来填写这个成绩单。他们找到我，我一开始没考虑自己来写这部东西，我觉得可以组织一群作家，走进采访，然后大家从不同的侧面，用不同的视角和手法，来写出一部文集。出版社和如东方面希望由我独立创作一部“有个性的”作品，并诚恳邀请我走进如东，走进大港，说走访后也许我自己就会改变主意，产生灵感和冲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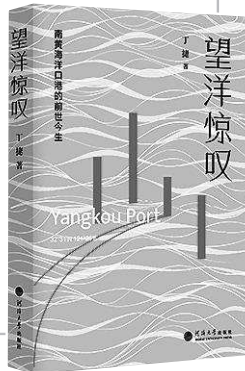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，跟当年作家浩然到如东一样，我被如东人的一股劲儿打动。因“辟我草莱”，因自古至今无数次围垦拼搏，因在泥质海岸上建成了东方大港“洋口港”，我接触的如东人身上，就有一种特别坚韧和自信的劲儿。首先被打动，这就是创作契机。第一次去如东的走访，让我下决心来创作这部属于“奇迹”和“精神”的作品，它不再是“成绩单”那么简单。

**记者：**整部作品的结构，正可以用“前世今生”来概括，在“兴叹篇”的五章中，以较大的篇幅叙述了如东的前世，由民间传说、神话故事、古今沿革、当代新变中将这个地方的历史、文化、精神、性格进行了全面的展现。为什么对此进行如此详尽地叙述？在我的理解中，这是洋口港之所以能从无到有的前提条件，但对如此丰茂且不无艰辛的历史不吝描写，应该有你的考量，是什么？

**丁捷：**如东的老书记严长俊先生有一句当地人津津乐道传播的话：如东建港，是在做一件“小狗耕田”的事儿。我特别喜欢这句话。设想一下，你昨天看到的是一群小狗在耕田，形同“闹剧”，可一转身，今天你的确看到了万顷稻浪，硕果累累，惊奇不惊奇？震撼不震撼？这就是如东人与洋口港的奇迹几十年。这让人不得不蹲下身子，认真探究，到底这



丁捷



些“小狗”身上隐藏了什么神奇的力量？如果你不走进他们的前世今生，如果看不到他们所处的地理和所承载的历史，你是找不全那种力量的源泉的。

如东人的精神性格是中华民族精神性格的一斑，博大精深，历经沧桑终成金。我们要惊叹的不仅是今天光鲜的辉煌，我们更找到创造这种辉煌的源动力。要写好洋口港的成功，必须写好南黄海的历史和临海人的精神，或者说，洋口港成功的价值，在于它背后的人民，在于人民了不起的精神和创造。

文学作品要“明于心”，不能陷于庞杂的“故事堆”。

**记者：**洋口港的建立，是一种时代性突破，以人物之口道出的“从无到有，从不可能变为可能，从可能实现巨能”的这项“奇迹”，是时代赋予的可能性。在你的行文中，它显然是更隐现的表达，但它却是立足的根本。洋口港精神，也正是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。它仿佛另一种暗线在结构着全文，你又如何理解时代之于洋口港的意义？

**丁捷：**什么是伟大的时代精神？我认为，不一定是这个时代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就了伟大，而是在很短的时间内，调动出人类内在的伟大精神，激发、壮大、弘扬和运用了这些精神，再由这些精神创造伟大。洋口港的奇迹，说到底就是改革开放时代，一个地区人几千年精神力量的爆发，是厚积薄发的一次创造。没有这样的时代，再强大的精神也只能蜷缩在那里，无所作为；同理，没有厚积，再好的时代也产生不出可以创造奇迹的“薄发”。

**记者：**时代之下，是人，是那些时代中的奋斗者。在洋口港的艰难诞生之

中，从科学家到决策者，从管理者到普通建设者，从核心成员到外围义务人员，无数的人物为此而努力、奉献，在“惊叹篇”的八章中，你着力描绘了这些人物，而他们也呈现了洋口港建立前后的各种工作、故事以及困难之处。他们的勇气、毅力、智慧、果敢、奉献跃然纸上，这也是非虚构写作的题中之义。你如何看待自己笔下的这些人物？而谁给你留下了最深的感动？

**丁捷：**港口开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，其中可值得书写的人成千上万。开发区管委会向我提供了一份三位数的名单，我通过材料研判和人物接触，选出了更精炼的名单，与他们进行了深入交流。这些人物，如决策者中的罗一民，爱国商人杨燕，一线奋斗者单晓鸣、周树立、袁新安、杨镜吾、陈国华，科学家王颖，渔民徐建泉等等，他们都是洋口港开发建设史的重要书写者，与大港血肉相连，是众多不能被遗忘的精彩故事的主人公。写大工程不能停留在大事件，题材越大，越不能忽略人，不能没有丰富的关于人的细节，这是文学的生命，就像一棵大树不能光有树干树枝，要有丰茂的叶子、靓丽的花朵。

作家需要带着热情和真诚走近自己采写的人物。我创作出版了七八部纪实文学，积累了跟采访对象交流的经验。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迅速获得对方的信赖，我的做法就是“平视”。不管是面对高级领导干部、大科学家，还是面对老渔民和拆迁户，只要坐在一起，我们就是平等的，就必须忽略彼此的身份，纯粹是两个急于互相倾诉的朋友。作家要有本领营造这样的宽松氛围，让彼此进入亲切的状态。纪实文学的成功百分之七十在于写好事件涉及的人物，能不能写好人物又是百分之七十取决于访谈的质量。当前，“题材越宏大，作品越乏味”几乎成了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大坑，我不能让自己掉在这个坑里。

在《望洋惊叹》的群像中，我还是最喜欢杨燕这个人物。她有着女性企业家的泼辣、果敢和睿智，也有着天下女人共有的特点甚至弱点，她细腻、敏感、脆弱，日常中还有几分天真和俏皮。如果你不跟她谈事业，你绝对不会觉得眼前是一个成功执掌千百亿资产企业的大人物，她就是个小女人而已，一个邻家小姐姐。我跟她告辞的时候，我说时间太紧，太多的情况还没有来得及深谈，我感觉您的故事远不止这些。她说，我正想说呢，您刚打开了我的话匣子，我刚刚倒出来一点点，你就说结束了，这是要憋死人的节奏啊！

**记者：**在对人物的聚焦之中，洋口港的建设历程徐徐展开，这显然也考验了一个作家的写作能力。在众多人物、诸多事件中拎出线索，结构文章，既将人物写透，又将一项伟大的工程的具细描摹清楚，其中的工作显然不是如想象中那么轻易的。而你如何由庞杂的、零散的采访资料而写成一部精要而又生动的文学之作？

**丁捷：**南通和如东方面向我提供了五六百万字材料，我自己搜集了大概300万字的参考材料，加上采访录音转换的文字，为写这二十几万字，我至少涉及

了一千万字材料。工作量是巨大的。不是自夸，我从未体会过“呕心沥血”的滋味，这次算是体会到了。研究材料的过程，至今想起来“不寒而栗”。不过，这是一次个人写作生涯里的新挑战，它不同于前些年写作《追问》、也不同于去年写作《“三”生有幸》的体验。比如，《追问》是“点状”的，《“三”》是“块状”的，而《望》这部作品是点、线、块面交错，众多人物有众多的相同和不同时间线段和事件参与，人物之间又有复杂的交接，事件与事件之间又有复杂的勾连。写作者必须熟悉几十年的开发建设历史，以及所有的事件、人以及细节，然后再找到切入点，架构作品，同时还特别要注意，这不是在写史，而是在写一部文学作品，文学性必须得到强化。材料搞得再清楚，事件叙述得再准确，艺术性、生动性以及“人”的属性不够凸显，它依然不会是一部成功的文学。

**记者：**《望洋惊叹》的最后部分“咏叹篇”，面对的是洋口港的当下与未来，将视角对准了入驻洋口港的企业主们，但最终的落脚在如东的“文心”，以传说起，以文化终，而它们朝向的是这一地的未来。在我看来，这也是一种预示，正是因为有了历史文化的蕴藏，才指引着如东人建立了洋口港，它也将继续绵延，指引他们创造更好的未来。你的用意是否如此？文化或许正是一个地方最好的注脚。

**丁捷：**你说得对极了，没有如东丰厚的人文底子，就没有今天的百万亩围垦大地，更不会有壮丽的洋口大港。如东人与大海的交流、斗争和互助，使得他们与大海通融和共鸣。最终，他们就成为了大海本身，他们嵌入了大海的肌理，与大海血脉相通，大海的性情也是他们的性情。他们也有了大海的力量，能够创造他们不得不惊叹的奇迹。所有，我要像咏叹大海一样咏叹如东的历史人文。

**记者：**最后，我想将问题聚焦在上文已经提过的两种如东精神，其一是“辟我草莱、开拓创新”的进取精神，其二是“科学、开拓、拼搏、奉献”的洋口港精神，正是它们共同构成了如东的前世今生，面对自然、面对时代，勇于进取、开拓创新。在你看来，它们如何影响了一代人，还将怎样影响如东的未来？

**丁捷：**传说中的如东祖先“三兄弟”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了不起的精神，他们只是那样奋斗了，然后成为丰碑。世世代代的南黄海水人，传承和壮大三兄弟精神，饱经沧桑，向海图强，一代代从生存的挣扎，跨越到发展的豪迈，走向了今天的文明富强。人们终究意识到，所有的驱动力来自绵延的精神，表述并弘扬这种精神意义深远，我们很有必要去做。《望洋惊叹》有这样的求索。但我依然没有去找几个词汇，明确概括和定义南黄海人的精神，我觉得一部文学作品，可以表现这种精神，却不可冒险去定义这种精神。

我很喜欢李金华先生的那句话，被我用作为全书的题记，这就是“吾乡吾民，韧于性，明于心，敏于行。”这是目前我所见的对如东人最好的描写。李先生是如东人民的儿子，他对父母大地的辽阔和深厚，纯然于怀，了然于心。